

「簡約看法」的威力： 衝突的歐洲化

● 格萊 (Nilüfer Göle)

惡果已經造成了。有關先知漫畫的事件賦予那種「我們」對抗「他人」的感覺(憤恨)一股新的動力，並且進一步加深了歐洲和伊斯蘭之間的隔閡。

「一種伊斯蘭類別」(catégorie)由憤怒而結合起來，為捍衛神聖而對抗歐洲。超越遜尼派和什葉派、阿拉伯國家或非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分野，在各種政治體制不同的國家，如印度尼西亞、伊朗或是巴基斯坦，穆斯林就像受到傳染、接受到感應那樣，紛紛走上街頭表達他們的憤怒。這種公共的、跨國界的表現，展示出一種「公共性」穆斯林正在浮現，讓人聯想到那有關一個統一的穆斯林共同體(umma)的理想。當然，因不同的政治背景，在不同的國度裏，一些伊斯蘭極端份子試圖操縱並混同於這些抗議。但是，儘管其成員有不同的政治或國家歸屬，一種憤怒的伊斯蘭、有其與神聖的自身關係的「類別」正在形

成。這次事件並不展現極端份子的打擊能力，而是意味着穆斯林彼此之間的差別和疆界的消失。這樣一種穆斯林類別的擴展，在未來不可能不成為孕育各種極端主義的沃土。但如果只看到伊斯蘭主義份子的政治操縱，那就低估了這場衝突的性質和規模的變化，以及這衝突嵌入公共空間的狀況。

如果我們只願意去探討發生在伊斯蘭世界的抗議是否自發等等，我們就忘記了刊登這些漫畫並不是某一個人的有關表達自由的行為，而是丹麥右派報章《日德蘭郵報》(Jyllands-Posten)徵集旨在描繪先知的漫畫的結果。這是某種以表達自由的名義發出的挑戰，同時也與關於穆斯林移民問題的辯論密不可分。

這些漫畫很快跨越國家疆界，它們或正確或謬誤的複本，借助傳言私底下在另外一些穆斯林或是歐洲公眾

有關先知漫畫的事件賦予那種「我們」對抗「他人」的感覺(憤恨)新的動力。「一種伊斯蘭類別」由憤怒而結合起來，為捍衛神聖而對抗歐洲。超越遜尼派和什葉派、阿拉伯國家或非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分野，各國的穆斯林紛紛走上街頭表達憤怒。這次事件意味着穆斯林彼此之間的差別和疆界的消失。這樣一種穆斯林類別的擴展，在未來不可能不成為孕育各種極端主義的沃土。

* 本年4月底，作者受邀在紐約The Pen World Voices Festival組織的「信仰和理性」國際討論會上，以為本刊專門撰寫的此文為基礎做了相關的演講。

歐洲一些報刊轉載這些諷刺漫畫，無論是為了表示團結支持之意，還是出於攫取市場份額的考量，都在扮演了一種構建「我們」歐洲人、一個歐洲公眾空間的角色。言論自由是所有歐洲公民都認同的民主原則，它正在變成一種拜物式的觀念，抹消了那些極右派行為者和廣大公眾之間的差別，所有的不同政治派別都被混淆同一。



中散播傳遞。由此，它們所代表的含義因非常不同的公眾的不同接收而得以擴增、扭曲。

引起最多批評的，是那幅先知穆罕默德戴着已經點燃引信、將要爆炸的炸彈型頭巾的漫畫，被認為是將伊斯蘭甚至是伊斯蘭的基本信仰類同於恐怖份子。這幅誇張的漫畫引入一種新的「簡約看法」(cliché)，因為與以往將穆罕默德描繪成手持利劍的征戰者不同，它將其描繪成那些自殺攻擊者。是在這裏有一個從征戰者到恐怖主義殉道者的語義滑動。因而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描繪先知穆罕默德的面貌，而是加諸其上的暴力象徵，它像一面鏡子，折射暗示着伊斯蘭恐怖主義。

我們本可以希望穆斯林不要讓這種憤怒的情緒牽着走，對這樣的信息不要太介懷，擺脫這個諷刺漫畫的影響，不要太在乎這個事件。暴力示威、騷亂、死亡威脅等偏激行為，恰

恰重新生產、強化了這種原有的暴力象徵和一般意義上的暴力。

歐洲無法不在此事件中受到傷害。這不僅是因為它成為憤怒的對象(抗議者第一次以歐盟的建築物為攻擊對象)，也因其與伊斯蘭的關係正在被轉換成一種對抗的性質。歐洲一些報刊轉載這些諷刺漫畫，無論是為了表示團結支持之意，還是出於攫取市場份額的考量(所謂公眾，實際上是聽眾也就是市場)，都在相當程度上扮演了一種構建「我們」歐洲人、一個歐洲公眾空間的角色。言論自由是所有歐洲公民都很容易贊同認可的民主原則，它被當成論據，作為一種相對於伊斯蘭的不同的身份認同基石，正在變成一種拜物式的觀念(正如穆斯林對神聖事物的反應)，抹消了那些極右派行為者和廣大公眾之間的差別，所有的不同政治派別都被混淆同一。

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，公共空間偏重流傳散布更甚於(政治上、觀念上或藝術上的)調解，圖像的更甚於文字的，情感性的更甚於理性的，表演的更甚於討論性的。諷刺漫畫比詞語傳播得更快，誘導個人與集體的想像和潛意識，那些「簡約看法」在沒有得調解或詮釋的情況下，不斷地擴大其含義和影響範圍。

由此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在我們的眼下正構築起一個跨國性的公眾體，但卻沒有創造出一個共有的、民主的共同生存的參照系。相反，這個跨國公眾體的產生，在將各民族的人們、他們的文化和宗教參照置於近鄰、相互拉近的同時，也用彼此對對方的誇張圖像和簡約說法，強化了彼此的不同，加深了彼此的隔膜。一方說這是原教旨主義者的操縱，另一方

卻說這是西方或是以色列、猶太游說集團的陰謀。這樣的態度令人們不去採取任何行動，也抹殺了人們的責任感。可是，圍繞先知穆罕默德的諷刺漫畫而發生的種種事件，以一種戲劇化的方式展現了歐洲和伊斯蘭彼此間衝突的跨國際性、公眾性和互動性。以相互滲透和相互關聯的方式來思考歐洲和伊斯蘭的關係，就是要將那些在國際範圍內展開的衝突、碰撞、誤解揭示出來。諷刺漫畫事件昭示出這個歐洲和伊斯蘭接觸和矛盾衝突的領域。

此次漫畫事件發生前，在這個正在孕育的歐洲和伊斯蘭的矛盾衝突性接觸中，還發生過另外一些事件，如對魯西迪 (Salman Rushdie) 的追殺令、法國有關伊斯蘭頭巾的論爭、荷蘭導演提奧·凡高 (Theo van Gogh) 被刺殺、阿蓋達組織 (Al Qaeda) 在歐洲一些城市進行的攻擊、關於土耳其加入歐盟的討論等等。雖然性質很不同，但這每一個事件都觸動了歐洲的公眾，先是在一些國家國內，繼而及至全歐洲。所有這些都將伊斯蘭置於其集體記憶之中，同時催化了在與伊斯蘭相遇下，如何重新定義西方民主文化價值的相關論戰：政教分離原則和宗教在公共空間的地位、歐洲的身份認同和其基督教的源頭、言論自由和政治責任之間的界限、對理性的捍衛和神聖的地位、安全問題和恐怖主義等等。

一種共同空間——歐洲人和穆斯林「兩者之間」的共同空間，只有在知識份子、藝術家、媒體從業者參與到這個團結的標誌的創造過程中，並持有必須展開一個關於價值觀的討論的理念下，才有可能出現。這方面的努力是存在的：如西班牙總理薩帕

特羅 (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) 和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 (Recep Tayyip Erdogan) 共同發表呼籲理性的公開信^① (這兩位政治家先前還在2005年11月提議創設「文明聯盟」)，還有那些針對漫畫事件的和平示威，訴諸法律或是抵制丹麥產品，在歐洲一些報章上進行的關於這幅或那幅諷刺漫畫的討論，等等。不過為了阻遏這已經蔓延的、危害人們共同生存的惡，也許必須建設一種共同的紐帶，而這種共同的紐帶只有在各方放棄視自己為絕對真理、教義的掌握者和普世價值的壟斷者的情況下，才有可能實現。為了避免那種我們對抗他人的「純粹」的身份認同範疇，毫無疑問必須給與政治斡旋一必要的位置，但更重要的是進行知識更新的、審美的必要的討論，以免讓那些平庸的、暴力的和速成的「簡約看法」左右了人們。

張倫 譯

註釋

① *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*,
5 February 2006.

格萊 (Nilüfer Göle)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指導教授，土耳其籍社會學家。長期關注伊斯蘭與現代性、公共空間中的伊斯蘭、歐洲和伊斯蘭之間的互動等問題，並以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分析來審視二十世紀末伊斯蘭認同問題，著有英、法、土耳其、德文著作多種。如 *The Forbidden Modern: Civilization and Veiling*、*Islam in Public: Turkey, Iran and Europe*、*Interpenetrations. L'Islam et l'Europe*。

此漫畫事件發生前，在這個正在孕育的歐洲和伊斯蘭的矛盾衝突性接觸中，還發生過另外一些事件，如對魯西迪的追殺令、法國有關伊斯蘭頭巾的論爭、關於土耳其加入歐盟的討論等等，這些事件都觸動了歐洲的公眾。所有這些都將伊斯蘭置於其集體記憶之中，同時催化了在與伊斯蘭相遇下，如何重新定義西方民主文化價值的相關論戰。